

■散文

月夜品茶

■王娟

今夜，明月又圆，片片银白色的浮云缠绕，悬挂于夜。淡淡的月光，静静地如水流泻，洒落在摇曳的枝叶上，留下树影婆娑，笼罩了冬的清冷。

风不经意地吹过树梢。树叶有些浮躁地翩翩而下，在离开树身的瞬间还暧昧地，旋转着它妩媚的身姿，恋恋不舍地回望、回望……落叶慢慢飞，慢慢舞，它是否还在为留恋这繁华美丽的世界？

满屋的馨香。昏暗的香薰灯仿佛是欲言又止的眼睛……悠扬的音乐声里细细地品味口杯中的碧螺春，缓缓下咽的同时，想起鲁迅先生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林语堂老师也说过：只要有一壶茶，走到哪里，人都是快乐的。恰如《菜根谭》里记载的那样：千载奇逢，无如好书良友；一生清福，只在碗茗炉烟。茶，提升了对物质生活的品味，又精雕着我们的精神世界。茶水清心，茶香沁脾，茶叶润肺，茶味运神。

清茶一盏，心情几许。

茶雾缭绕，氤氲气息潮湿了我眼镜上带有防辐射功能的镜片。头遍茶的味道总是最浓最醇的，间或还夹杂些许苦涩。有时想，这种苦涩恰是人生的一种经验、一个总结、一笔财富，苦涩间才烘托出一种香醇。成熟后的我们，面对一股沸腾的激流，无须否认，你的心或许会沸腾，因为，你的激情很早以前就已消耗殆尽了。有些事是可以放弃的，还可以原谅甚至遗忘。就像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沸沸扬扬之后，可以笑看潮起潮落而荣辱不惊一样。

续了几回水之后，茶的味道开始变得平淡，极像我们长大后独立竿头笑挽风云的似水流年，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无论是“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的雅兴，是“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的雅致，还是“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的感悟，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恩。感激生养我们的父母；感激我们从光阴处借来的生命；感叹生命的坚强；感受命运的厚待。



雪莲说

■郭德臣

世间欺霜傲雪之花，可谓少矣。晋人喜霜菊，宋元以来，士人赏雪梅。予爱雪莲：居高寒而无怨，处劣境亦坦然，静若止水，俯视群山，绿妆素裹，婷婷雪间，令人心驰而神往焉。

古谓雪菊，花之高洁者也；雪梅，花之贞洁者也。予谓雪莲，花之圣洁者也，何者？其高尺许，纳山之骨气，水之灵气，雪之瑞气，世所罕见也。霜菊之爱，晋后亦有闻，雪梅之爱及宋元者几人？

雪莲，有竹之根，松之志，梅之韵，莲之态，集天地之大成也。故雪莲之爱，同予者众矣。

■散文

小黑

■魏中华

只有养过狗的人，才懂得狗的心。当年我下乡时，养过一条狗，一条其貌不扬的狗。

一天，我去乡里赶集路过狗市。那时农村没有如今都市时尚的贵族狗，只有平民狗，俗称柴狗。不过，即便是柴狗，也有品相的高下。好的柴狗，肩宽体壮，“狗”视眈眈；次的柴狗，耷耳低头，蓬首垢面，眼里充满了对不起主人的羞愧和自卑。

农民交易时兴以物换物。一条大前门香烟，可以挑走一条上好的柴狗；一条浪花香烟，可换条中等柴狗。不幸的是，那天我带的是一条“大白鹅”，价值只够得上柴狗中的柴狗档次。在狗主的摊位前，我基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后来，一位狗主用施舍的口气指着一条瘦弱掉毛的小黑狗说：“想换，就是它。已经便宜你了。”

小狗被主人的手一指，居然主动地从原先趴成一列的狗队中出列，摇着尾巴对着我靠过来。这个动作感动了我，我俯身摸它的

头，它则舔我的手。就这样，小黑狗跟我回到了知青点。因为是过集体生活，没条件垒狗窝，它就把我的床底下视为它的“居室”。小狗出工伴在我的脚前后，收工后跟我去河边洗澡。它很懂得主次关系——让我先洗，它在岸上守住我的衣服；等我收尾了，它再跃进水里快活。

它最大的痛苦就是吃不饱。我每天从本不丰盛的碗里，扒一点给小黑，我知道仅此一点不能喂饱小黑。但我要对付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只能如此了。小黑非常明白，它像对待圣物似的，一边吃干净地上的每一颗饭粒，一边用那双感激的黑眼睛看着我。它拾完了饭粒后，就暂时躲到我的视线之外，从不向我乞讨，免得主人心生尴尬。

当然，我也不能阻止小黑去打野食。邻队的农民养蚕，收入比我们高，所以有资格杀猪宰羊。小黑的鼻子一闻到邻队的幸福生活，就去设法把肚子填饱，回来前



苏州留园

肖海清 摄

■散文

落网

■黄邦寨

狗子点了一支烟，决定吸完这支烟就动手。

寒冷的风从树杈刮过，发出忽大忽小的呜呜声。站在这儿正好能清楚地看见对面五楼的那户人家，狗子凭多次蹲点分析，这个时候室内肯定无人，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狗子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屁股扔到脚下踩灭，大步走出小树林，跨上楼梯，来到五楼那户人家。除了弄防盗门费了一番劲儿外，其他一切都很顺手。进到屋内，关好门，狗子开始翻箱倒柜寻找现金和贵重东西。

忽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狗子立刻警觉起来。脚步声在门前停下，狗子立即关上刚撬开的抽屉。门外有掏钥匙的声音，一把钥匙插进了防盗门的锁孔里。糟了，狗子无路可逃。

狗子慌张地迅速来到客厅，从门后抓住锁柄。门已被打开，一个年轻女人抬脚走了进来，和狗子打了一个照面儿。女人见到狗子惊了一下，狗子立刻狡猾地笑脸相迎说：“嫂子回来啦？我是你老公单位的朋友，今天他叫我来

玩玩。”

女人笑了笑，转身关好防盗门，又关上门，走到客厅，说：“啊，你好你好，请坐吧。”

狗子在沙发上坐下来，女人说：“我老公真是的，也不倒水给你喝，他人呢？”

“大哥去菜市场买菜了，等一会儿就回来。”狗子说。他开始焦急地算计着如何脱身。

女人给狗子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然后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她说：“我老公就是这样，只晓得工作工作，一点都不知道关心家里，关心自己。”

狗子看着女人真的把自己当作客人，没了危险，也假戏真唱地附和着说：“是呀，他在单位里工作可认真了，领导也看重他，我们在一起好得像亲兄弟哩。”

女人说着说着，忽然眼圈一红，轻声抽泣起来，她说：“我老公的同事们都挺好的，我知道。”

狗子安慰说：“嫂子，你们吵架了吧？你这样哭我不好再坐了，我下楼去看看大哥回来了没有。”

女人说：“你坐吧，他可能买菜时又喊朋友去了。”

把嘴边的油沫弄干净。我也装不知道。它懂得归来，仍不忘我和它的这个穷家，这又有什么错呢？起码是一条有良心的好狗。

两年后，我被抽调去公社教书，那儿不准养狗，我只好把三岁的小黑送给了一个知青朋友。没想到，我看走了眼，这朋友后来染上酒瘾，穷困至极，从不管小黑伙食，还狠心打断了它的一条腿。得知此事，我很想去探望小黑，终因工作太忙抽不开身。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有天傍晚下课后，分别一年多的小黑，摸了那么远的道，竟然一瘸一拐地寻到了公社。它慢慢靠近我，嘴里衔了块猪下水。我知道，我不会去食用这礼物，可我的眼泪还是落下来了。

过了十多天，小黑死了，那时它才四岁半，换算成人的年龄，正是如日中天的壮年。我在一片树林里埋藏了它。它属于非正常死亡，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

“日久见狗心”，从此，这句话像用刀子刻在了我的心里。

在远方

(外一首)

鹤翔九天

如果我
梦不到你流浪的方向
我只想
在这寂寞的枝头
把你深深地守望
如果我
丈量不了你的目光
我只想
在这凛冽的深冬里
让白雪把我的热情埋葬
爱不是一句飘渺的承诺
我无法测出它真正的重量
我只知道
在岁月的深处
在遥远的远方
无论你走在哪里
我的思念
便会在哪里流淌

腊梅

我不惊羡
昙花的美艳
它即使再诱人
也只能把美丽
绽放在一瞬间
我只向往
这寒冬里的腊梅
皑皑白雪之下
它依然散发清新的芳香
与飞雪斗峥嵘
与春寒争芳菲
我愿和你相守孤傲的枝头
倾听你绝世的温柔
从不羡慕流红飞艳
从不在乎蜚语流言
为了这一份冰清玉洁的爱情
和你并肩
傲立在这天寒地冻间
即使有一天
我们落下了
我们也要紧紧地拥在一起
在这可爱的大地上
任凭踏春人的脚步
把我们踩成一团
芳香的春泥

朝阳

(外一首)

■翟公印

诞生在希望的地平线
是黎明在颠覆黑暗之后
擎起的一面赤色的旗子
是黎明
从生命的雏形
走向辉煌的宣言
超越起点
在雾霭中崛起
升腾成一种信仰
一种生命的走向

篝火

苍茫之夜
一堆孤独的篝火
疯狂地嘶叫着
那声音
在向黑暗宣战
不屈的头颅
高昂地挺着
烈烈的火焰
是他强劲的手
愤怒般的
要将黑夜撕裂
篝火啊
倔强的篝火
你将夜的生命炼成焦炭
然后
用猩红的手掌
擦亮
天的一方

《铁水牛》投稿邮箱：
zkwbwj@163.com